

德川日本神農信仰的形成與本質

吳偉明

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

引言

神農(亦名炎帝、連山)是中國傳說中上古三皇五帝之一，中國人相信他對醫、農、工、商都作出重大貢獻而加以祭祀。他因親嘗百草及發明農具，自古在中國被奉為藥神及農神。中國歷代都有拜祭神農的習俗，各地皆有神農廟。神農信仰亦隨漢籍、中國移民及商人等傳播近鄰。日本是中國之外最重視神農的地方，神農信仰在中世(1186–1603)出現，在德川時代(1603–1868)達最高峰。中日的神農信仰有其相近之處，例如神農最重要的身份是藥王，受醫師及藥業者的拜祭。不過兩國的不同之處其實更值得注意。日本的神農信仰頗有個性，包括跟神道及佛教混同、獲不同行業的支持及出現大量神農圖贊等。當今相關研究主要從醫學史或美術史角度討論上古及中世日本的神農信仰。本文則從比較文化史視角，以德川文獻為基礎，探討神農信仰在近世日本如何形成，並從中日比較及文化互動的角度剖析其本質。這是首個整理德川神農信仰的研究，期望對日本神農信仰的研究有所突破，並且幫助讀者加深了解中國文化在日本的在地化。

德川以前的神農崇拜

中醫早在平安時代(794–1185)已傳入日本，日人開始透過中國的醫書認識神農。中國醫書之中，以最古藥物書《神農本草經》的影響最大。它在東漢(25–220)結集成書，作者不明，托稱神農所撰。中國很早已將神農與醫學聯繫起來，日本亦受其影響。《神農本草經》在唐朝(618–907)傳入日本。百科全書式的類書《秘府略》(831年)曾引用《神農本草經》佚文四條。日本最早醫書《醫心方》(986年)多處引用《神農本草經》，其中亦記載中國已失傳的《神農食經》兩條。榮西禪師(1141–1215)在其《喫茶養生記》(1211年)歌頌神農以茶為藥，感嘆曰：「漢家神農隱而三千餘歲，近代之藥味詎理乎？」¹平安及鎌倉時代(1185–1333)的醫學文獻中常見神農之名，對神農十

¹ 榮西：《喫茶養生記》(京都：法藏館，1939年)，上卷，頁7。

分敬仰，不過朝廷醫家仍未見拜祭神農的習俗。鎌倉中期出現將神農作日本醫祖之說。²朝廷醫官惟宗具俊(?-1288)的《醫談抄》(1284年)以神農為本草之祖，謂「藥自神農始世」，又謂「百藥起自神農」。³

神農崇拜在十三世紀的日本開始形成，出現神農畫及贊文。神農圖贊在中國一直存在。古代秦氏來日定居，可能已帶來神農信仰，但未有在日本傳播。相傳仲哀天皇時神農皇帝末孫融通王從三韓歸化日本，並帶來神農畫。⁴中世始出現由日本人創作的神農畫及贊文。日本最早的神農畫見佚名撰《馬醫草紙》(1267年)。⁵中國的神農圖大多是牛角人頭人身，左手持藥草，右手持赭鞭(傳說中可驗百草是否有用或有毒的赤色鞭子)。《馬醫草紙》中的神農卻是普通人樣貌，穿上類似日本公卿的衣裝，跟人頭牛角、穿獸皮的中國形象完全不同。它在神農圖側有梵文曰：「唵呼盧呼盧，旃陀利摩登耆娑婆呵。」這兩句來自真言宗的〈藥師如來觀行儀軌法藥師如來〉，是拜祭藥師如來時口誦的真言咒文，目的是祈福消災。原文為：「唵。呼盧呼盧。戰馱利。摩撻祇。莎訶。」意譯為：「歸命，速疾。暴惡相、象王，成就。」⁶可見中世不但出現神農崇拜，而且已有將神農視作佛教藥師如來化身的垂跡思想。

日本的神農圖贊在室町(1336-1572)及戰國(1467-1603)時期不斷增加，內容出現變化，受中國影響較為明顯。唐醫甘伯宗的《名醫傳》及明醫熊宗立(1409-1482)的《歷代名醫圖贊》(1476年)對日本的神農圖贊影響頗大，奠定神農為牛角人頭人身，左手持藥草，右手持赭鞭的形象。室町時代水墨畫大師雪舟等楊(1420-1506)創作幾款的《神農圖》都採上述中式形象。⁷五山僧月舟壽桂(1470-1533)作〈神農像贊〉五種。室町時代木匠雲閣造神農坐像。⁸戰國醫師曲直瀨道三(1501-1594)在〈神農像贊〉作七言漢詩一首。戰國大名武田信玄(1521-1573)在佛寺安奉伏羲、神農、文王、周公四大聖人木像，每次用《易》占卜前拜祭。⁹

近世以前神農信仰的相關文獻記載匱乏，只能窺其輪廓，難以作系統性整理及深入分析。大體而言，神農信仰在中世以禪僧為主力，醫官為副，論述比較個人及

² 小曾戶祥：〈近世日本の医薬界における神農画贊流行の背景〉，《日本医史学雑誌》第40卷第3號(1994年9月)，頁333。

³ 惟宗具俊：《医談抄》，收入美濃部重克(編)：《伝承文学資料集成》(東京：三弥井書店，2006年)，頁78。曲直瀨道三在〈神農畫贊〉亦曾引用《医談抄》。

⁴ 佐藤一羊：《神農の由来》(大阪：神農社，1930年)，頁16-19。融通王成為歸化人秦氏的先祖，《日本書紀》稱之為弓月君，《新撰姓名錄》則用融通王之名。

⁵ 小曾戶祥：〈近世日本の医薬界における神農画贊流行の背景〉，頁333-34。《馬醫草紙》記中日印十位馬醫的事蹟，神農為其一。

⁶ 參佛光大辭典編修委員會(編)：《佛光大辭典》(臺北：佛光出版社，1988年)，頁4416。

⁷ 其中兩種雪舟《神農圖》分別藏於東京藝術大學大學美術館及岡山縣立博物館。

⁸ 此坐像近世落於富山藩滑川藥業者手中，於每年1月8日神農祭時供奉。

⁹ 吳偉明：《易學對德川日本的影響》(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129。

零碎，至近世才發展成較有系統及集團性質的民間信仰，增加其在宗教及民俗上的影響。

近世醫家的神農信仰

近世神農信仰的主力不再是僧侶，而是醫家及儒者。他們將神農信仰發展至全盛，建立有系統及規模的祭祀儀式，並且留下大量文獻記錄。

近世漢方藥醫生及藥業者均將神農當作其行業的祖師爺，奉為「藥王」與「藥神」。¹⁰ 神農在德川漢方藥的影響可謂無處不在。¹¹ 《神農本草經》大行其道。德川時代在1824年及1854年出現兩個版本的《神農本草經》，分別由狩谷掖齋(1775–1835)及森立之(1807–1885)輯錄中日典籍中所引佚文而成。森立之本在江戶出版，附《神農本草經考異》，影響較大。德川時代出現一些解說《神農本草經》的著作，其中有太田澄元(1721–1795)的《神農本經臆斷》、《神農本經紀聞》及鈴木良知(1761–1817)的《神農本經解故》。

賣藥業(藥問屋)及醫家都拜祭神農。近世日本出現神農祭，記念其開拓醫藥之功。賣藥業者奉神農為守護神，習慣在家安奉神農像或掛神農掛軸，定期拜祭。例如大阪道修町的藥屋木津屋(1711年創立)在江戶時代一直有懸掛神農畫像及拜神農坐像的習慣。¹²

道修町是醫家神農信仰的發源地。它在戰國時期已成為全國的藥市，其組織在八代將軍德川吉宗(1716–1745)時獲得強化，成為藥種屋(販賣漢方藥的商戶)的大本營。藥屋共同拜祭的日本神祇是農祖神少彥名命，而此神亦稱神農さん，反映將少彥名命及神農混同的神儒習合現象。道修町藥商自1727年組織社團神農講(亦名藥祖講)。¹³ 1780年正式將少彥名命及藥祖神農合祀，並成立少彥名命神社。1822年大阪霍亂猖獗(日本人稱「虎狼痢」)，道修町舉行首次神農祭祈求平安，並派用虎頭

¹⁰ 日本一般以神農、藥師如來、少彥名命及大國主命為藥王，中國則以孫思邈(581–621)及神農為藥王。近世日本藥商以神農及榮西作藥神。

¹¹ 例如日本漢方藥用「神農秤」測量藥量，偏向使用小劑量。醫師丹波元堅(1795–1857)對此亦有論及。孫思邈曾提及「神農秤」，但在中國無人使用。此外，中日均以飲茶始於神農。三谷良朴(1665–1741)的《和漢茶誌》(1728年)記神農以茶為解毒藥。近世琉球亦重視《神農本草經》，琉球人吳繼志在《質問本草》(1785年)的〈凡例〉中寫道：「自神農氏嘗藥以來，楮鞭之本草學廣被八方。」(薩摩府學藏版，1837年；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電子版，請求記號2556211)

¹² 參別所俊頭：〈道修町と神農信仰〉，《藥史学雜誌》第43卷第2號(2008年)，頁231。

¹³ 講是以民間信仰為基礎結成的組織，主要從事講經、宗教儀式或互助等活動。除神農講外，近世日本還流行觀音講、藥師講、富士講、庚申講、地藏講等。參閱口博巨：〈講と日待〉，載福田アジオ(編)、綾部恒雄(監修)：《結衆・結社の日本史》(東京：山川出版社，2006年)，頁81–96。

骨做的藥丸(「虎頭殺鬼雄黃丹」)及紙老虎護身符。自1822年起,每年11月23日(冬至)均舉行神農祭。京都醫師茅原定右(1774–1840)在《茅憲漫錄》(1833年)記曰:「此邦之醫者,每年冬至之日稱神農祭,食用赤豆餅、赤豆飯,又用酒肴盛饌之具,集親戚交友賀宴,成為常例。」¹⁴這種方式基本上依明清風俗。幕末霍亂在全國爆發,不同地方紛紛舉行神農祭以求疫症消失。

醫師拜神農者多不勝數,幕府的醫官亦不例外。五代將軍德川綱吉(1646–1709)對推動神農崇拜可謂不遺餘力。¹⁵他親自繪畫神農像贈送每位幕府醫官,而且每幅不同。單是1700年7月23日一日之內,便有六位醫官獲贈神農畫。¹⁶以數量而言,綱吉是德川時代製作神農畫最多的人。他又將神農木像從東光院移至湯島聖堂供奉。

近世日本醫師在1月8日祭神農。水戶藩醫原昌克(1753–1820)在所著〈祭神農〉(1800年)一文指出,中國人以8月1日為天醫節,日本醫師卻改在1月8日祭神農,這是因為記念神佛曾於1月8日向日本高僧圓仁(794–864,謚號慈覺大師)顯現。他本人不認同這個做法,評曰:

《潛居錄》曰:「八月朔,古人以此日為天醫節,祭黃帝岐伯。」本邦醫家以正月八日祭神農,蓋原于醫師如來結緣日。(慈覺大師修經時,一佛一神日來護之,藥師尊、江文大明神,以八日現,依為結緣日。)可笑之甚也!大己貴命、少彥名命,為本邦醫藥之鼻祖。而醫家不祀二神者,蓋由無下遺訓及今日者,惜哉其方法之亡。¹⁷

近世是創作神農圖贊最多的時期。¹⁸醫師曲直瀨玄朔(1549–1632)、吉益東洞(1702–1773)、山脇東洋(1706–1762)、畑柳泰(1765–1832)、多紀元堅(1794–1823)、今村了庵(1814–1890)均作神農圖贊。玄朔的〈神農像贊〉共五種,二為贊詞,三為七言

¹⁴ 譯自茅原定右:《茅憲漫錄》,載神宮司廳(編):《古事類苑》(京都:古事類苑刊行會,1914年),方技部十三,第25卷,頁1030。

¹⁵ 德川綱吉崇拜中國古代聖帝名君,一生致力推廣四書五經,神農信仰是其中國聖人崇拜的表現之一。有關綱吉的志願與魅力,參 Beatrice M. Bodart-Bailey, *The Dog Shogun: The Personality and Policies of Tokugawa Tsunayoshi*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

¹⁶ 馬繼興:《神農藥學文化研究》(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2年),頁125。

¹⁷ 原昌克:《叢桂偶記》,載《古事類苑》,方技部十三,第25卷,頁1029。

¹⁸ 參小曾戶祥:〈近世日本の医薬界における神農画贊流行の背景〉,頁333–34。除醫師外,畫家、禪僧亦多作神農圖贊。近世畫家依屋宗達(?–1643)、円山應舉(1733–1795)、狩野随川(?–1745)、石里洞秀(?–1785)、小原慶山(?–1733)、谷文晁(1763–1841)、渡邊華山(1793–1841)、田能村直入(1814–1907)均作〈神農像贊〉。渡日禪僧東阜心越(1639–1696)為神農圖作詩兩首,禪僧澤庵宗彰(1573–1645)作〈神農像贊〉,白隱慧鶴(1686–1769)作神農畫三幅(以《瀧見神農像》為著名),佛教畫家加藤信清(1734–1810)作《神農圖》。

詩。其中兩詩大體相同，只是四句次序相反而已「偉哉聖德神農氏，百草嘗過復教耕。蕩蕩遺風幾千歲，人間說此有長生。」¹⁹

1719年，庄內藩醫官小野元珉在鶴岡藥草園建神農堂。1804年，福井藩醫官淺野道有(1764–1830)在家開醫學館，開館式向神農、扁鵲、仲景畫像獻酒及誦讀祭文。²⁰加賀藩藩醫製藥前先拜神農像及齋戒沐浴。²¹福山藩亦建神農廟。1736年該藩醫官馬屋原玄益(?–1764)雕刻神農木像，醫官五十人共同倡議建神農廟以安置神農像，結果玄益在家中建神農廟(炎帝廟)。玄益在建廟的頌文曰：「迨神農氏出，營屋宇，為四民之利。嗜百草知滋味，辨良毒救天傷，而使眾庶躋於壽域，而黃岐為問答作《素問》。醫家者流源之矣。嗚呼炎帝之德大哉！民生無貴無賤可仰可崇。」²²

江戶時代日本人提起本草學及漢方時自然會跟神農聯想起來。1836年，一些對本草學感興趣的人士，以大名(富山藩前田利保，1800–1859；福岡藩黑田齊清，1795–1834)、幕臣(大田大州)、畫家(關根雲停，1804–1877)為中心，組成赭鞭會。他們召開研究會，編纂數本本草書籍。²³此外，近世很多漢方成藥愛用神農為名，如「陳熟神農艾」、「神農感應丸」、「神農解毒丸」等。

江戶時代拜祭神農的職業不限醫師藥師，香具師(民間流動賣藥者)及的屋(露天小販，自稱「神農」)均拜神農及掛神農掛軸。²⁴一般百姓亦有拜神農像，主要是希望預防及治療疾病。江戶時代民間有掛神農像醫治小兒麻疹的習俗。浮世繪師歌川芳藤(1828–1887)在〈麻疹禁忌〉(1862年)內附當時流行的麻疹繪，畫中母親與子女一起看神農掛畫以防麻疹。²⁵

近世儒家的神農信仰

江戶幕府贊助的湯島聖堂是漢學中心，亦成為大阪道修町以外另一神農崇拜的重鎮。湯島聖堂內有神農等身大木像，左手持藥草，右手持赭鞭，有對聯讚曰：「觀天

¹⁹ 轉引自馬繼興：《神農藥學文化研究》，頁123。

²⁰ 《日本教育史資料》(東京：文部省總務局，1890年)，載《古事類苑》，方技部十，第25卷，頁700。

²¹ 參鈴木旭：《日本の伝承薬—江戸売薬から家庭薬まで》(東京：薬事日報社，2005年)，頁17。

²² 菅茶山(編)：《福山志料》(福山：福山資料發行事務所，1910年)，上卷，卷12，頁22。

²³ 平野滿：〈天保期の本草研究会「赭鞭会」—前史と成立事情および活動の実態〉，《駿台史學》第98號(1996年9月)，頁1–47。

²⁴ George A. De Vos, *Socialization for Achievement: Essays on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the Japanes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 285.

²⁵ 除神農外，鍾馗、源為朝、桃太郎、住吉明神、麥殿大明神等皆成麻疹繪的主題。

地類陰陽萬世被其化，嘗草木察酸苦千秋仰其功。」該木像是三代將軍德川家光（1604–1651）命令工匠藤原真信雕刻製作，於1640年奉納，安奉在東光院藥園寺內的藥園，跟藥師如來一起合祭。1690年五代將軍德川綱吉統治之時因藥園遷移，1698年將神農像安放在湯島聖堂新建的神農廟內供奉。²⁶這是日本最初的神農廟。自1822年起，湯島聖堂於每年11月23日（即冬至之日）舉行神農祭，祈求霍亂止息。江戶中期幕府醫官多紀元惠（1731–1801）向十一代將軍德川家齊（1773–1841）建議，在江戶醫學館建神農堂，春秋二回舉行官祭。家齊答允，遂將神農木像從湯島聖堂移至醫學館。²⁷可見江戶的神農崇拜以湯島聖堂為中心，由儒者主持及獲幕府贊助，跟大阪道修町的神農崇拜形成鮮明對比。²⁸薩摩藩第八代藩主島津重豪（1745–1833）在1773年仿湯島聖堂，在鹿兒島設立聖堂（後改名「造士館」），講授儒典。翌年在聖堂增設醫學院，院內有神農廟。²⁹

著名儒者如林羅山（1583–1657）、中江藤樹（1608–1648）、林鷺峰（1618–1680）、熊澤蕃山（1619–1691）、伊藤東涯（1670–1736）、山縣周南（1687–1752）、井上金峨（1732–1784）、龜田鵬齋（1752–1826）及佐藤一齋（1772–1859）均留下歌頌神農的贊詩或贊文。³⁰小川泰山（1769–1785）畫《神農圖》及服部南郭（1683–1759）作神農掛軸。羅山在〈神農贊〉（1662年）頌曰：「古有獸形而人心者，今有人貌而獸心者，不亦吁乎！今對此像，聊不感其嘗草、造醫，而感其牛首而聖心者云。」³¹他於1632年委托狩野派畫家狩野山雪（1590–1651）繪畫一幅神農圖，然後獻納於其上野私邸的孔子廟。其子鷺峰頌曰：「得位得名又大德、百草藥毒嘗能識。繼天立極功業餘、醫國濟民躋壽域。」³²水戶藩二代藩主德川光圀（1628–1701）在1648年作〈神農贊〉。他在1646年曾患麻疹，作〈神農贊〉有感恩及預防之意。跟光圀關係密切的明朝遺臣朱舜水（1600–1682）在1661年亦作〈神農像贊〉，頌曰：「農則神而藥則師，聖人之憂民乃如此哉！」³³

²⁶ 鈴木三八男：《神農廟略志》（東京：斯文會，1969年），頁1–2。

²⁷ 町泉寿郎：〈江戶医学館の官立化と神農祭祀〉，《斯文》114號（2013年4月），頁81–108。

²⁸ 有關湯島聖堂及大阪道修町的神農崇拜比較，參湯淺高之等：〈湯島聖堂「神農祭」と少彦名神社「神農さんのお祭り」の比較の検討〉，《日本齒科医史学会誌》第18卷第4號（1992年9月），頁287–95。

²⁹ 參田村省三：〈篤姫の時代—薩摩藩の近代化と国際問題を中心に〉，載古閑章（編）：《天璋院篤姫》，新薩摩学シリーズ6（鹿兒島：南方新社，2008年），頁15。

³⁰ 例如中江藤樹在遺稿目錄中有〈贊神農〉，井上金峨作〈神農贊〉，佐藤一齋作〈題神農像七絕三行書〉。

³¹ 《羅山先生文集》，卷四六；轉引自馬繼興：《神農藥學文化研究》，頁123。

³² 轉引自高嶋藍、湯城吉信：〈三木家絵画に見る江戸時代の文人世界—三木家所蔵画幅画賛積文〉，《懷徳堂センター報》（2008年），頁51。

³³ 載徐興慶（編著）：《新訂朱舜水集補遺》（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頁250。

儒者除肯定神農在醫藥上的貢獻外，亦強調神農是聖人，有善心德行。山鹿素行(1622–1685)以儒學道統始於伏羲及神農。他在《聖教要錄上·道統》中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十聖人，其德其知施天下，而万世被其沢。及周衰，天生仲尼。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孔子没而聖人之統殆盡。」³⁴

儒者貝原益軒(1630–1714)在《日本歲時記》(1688年)強調神農在農業作出巨大貢獻，因此神農不但是藥王、聖人，亦是農神。益軒如此記筑前國(今福岡縣)農民祭祀神農：「筑前之農民此月初丑日祭田神，在神籬酒食、聚男女飯宴。問始於何時？無人得知。賤女只知祭田神，不知祭何神靈。吾以為做耒耨，教人開始耕作的神農氏應是所祭之田神。神農人身牛首，丑日祭之，宜也。丑與牛相通之故。此月農事完，此祭以達報恩德之意。」³⁵他反對日本人年初拜祭藥師如來的習俗，認為他們應拜神農、少彥名命及大己貴命。

古學派大師荻生徂徠(1666–1728)是德川時代崇拜中國聖人的代表人物。他將聖人分兩大類，代表文明兩大階段：利用厚生及制禮作樂。聖人先利用厚生解決人們的基本生活所需，然後制禮作樂，建立道統，提升文化及精神生活。他在《辨道》(1717年)中曰：「伏羲神農黃帝亦聖人也，其所作為，猶且止於利用厚生之道，歷顓頊帝嚳，至於堯舜，而後禮樂始立焉。」³⁶此外，徂徠在《琴學大意抄》(1722年)肯定神農發明五弦琴，有助教化。他在日本聽雅樂時，感覺與中國古代聖人神交。³⁷

近世神佛與神農的融合

神農信仰在近世日本與神道及佛教混同，神農在一些神社及佛寺中受到供奉祭祀，神農甚至被部分神官及僧侶看作是神佛在中國的垂跡。

神農及少彥名命兩位中日醫神，在德川日本合祀相當普遍。德川中期國學派雜學家林自見(1694–1787)在《雜說囊話》(1764年)說：「本朝之醫祖，少彥名命，淡島明神是也。大己貴命，三輪明神是也。本朝之醫，以神農併此兩祖神祭奠有之。」³⁸近世不少人將神農視作神道藥祖神少彥名命的化身。《少彥名神勸請尊社書》(1780年)記：「少彥名神為本朝醫藥之祖神，在異朝為神農氏成其醫藥之祖。」³⁹神農在中

³⁴ 山鹿素行：《聖教要錄》上(東京：柳谷謙太郎，1909年)，頁6。

³⁵ 譯自貝原益軒：《日本歲時記》，載《古事類苑》，神祇部三十一，第2卷，頁619。

³⁶ 荻生徂徠(著)、西田太一郎(校注)：《弁道》，載吉川幸次郎等(校注)：《荻生徂徠》，日本思想大系36(東京：岩波書店，1973年)，頁201。

³⁷ Yang Yuanzheng, "Japonifying the Qin: The Appropriation of Chinese Qin Music in Tokugawa Japan" (Ph.D. dis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8), p. 128.

³⁸ 譯自林自見：《雜說囊話》，載日本隨筆大成編輯部(編)：《日本隨筆大成》第2期第8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74年)，頁399。

³⁹ 譯自《上方：郷土研究》第19–24期(1932年)，頁38。

國跟酒及溫泉無關，但在日本卻同時是酒神及溫泉之神，這大概是因為少彥名命是酒神及溫泉之神之故。

神農亦被一些人看作是素盞鳴尊（亦稱降馬頭主、武答天王）的化身，主要是因牛頭外貌相近。備後國（今廣島縣）有素盞鳴神社，合祀牛頭天王。素盞鳴神社於1750年建正觀音堂，其紀念文曰：「舜羽〔舜及項羽〕有重瞳子不同其心。神農武答〔武答天王〕，以牛頭利見疾疫。心不依形耶？何有異動也？於是伊弉諾第四王子素盞鳴尊〔《日本記》作神素盞鳴尊或速盞鳴尊〕者、為稚童，字牛頭天王，頭戴犢角，形類藥叉，稱武答天神。」⁴⁰

本居宣長（1730–1801）及平田篤胤（1776–1843）均認為神農是日本神明的化身。宣長在〈鉗狂人〉（1785年）指出，神農是少彥名命在中國的化身：「天竺、三韓及其餘之外國皆少名毘古加神〔少彥名命〕之造化。漢國之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均出此神。」⁴¹後來他在《古事記傳》（1798年）認為神農在古代中國教人民務農，是受掌食物的豐受大神御靈所感應。⁴²篤胤在《赤縣太古傳》及《春秋命歷序》（1833年）以神農為日本兩神兼石神多伎都比古命的化身，並稱之為藥仙。他在《春秋命歷序》將神農看作是多伎都比古命在遠古時渡中時的名稱：「有神人名石年〔石神多伎都比古命〕。蒼色大眉、戴玉理。駕六龍、山地輔。號皇神農。」⁴³他推崇神農的《連山》，認為比流傳於世的《周易》保留古代易的真意。⁴⁴

近世日本一些神社亦祭祀神農。大阪堺藥祖神社主祭少彥名命及神農大神，於每年11月23日舉行藥祖祭。京都藥祖神祠由二條通藥商在1858年成立，拜祭少彥名命、神農及藥師如來。每年11月23日舉行藥祖神祭，拜神農像。郡上八幡有一小神

⁴⁰ 宮原直伽（編輯）：〈備陽六郡志〉，載得能正通（編）：《備後叢書》（福山：備後郷土史会，1928年），第2卷，頁81。

⁴¹ 譯自本居宣長：〈鉗狂人〉，載《古事類苑》，文學部二十一，第14卷，頁665。越南及朝鮮均有神農信仰。部分越南人主張越南是神農之後。《大越史記全書》謂越南開國之君是神農三世孫帝明之後。《淮南子·主術訓》亦有「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阯」的記載，成為越南儒者的論據。參馬達：〈越南開國傳說與中國歷史文化淵源〉，《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3期，頁27–29。越南李文馥（1785–1849）在1831年使清時撰〈夷辨〉一文，強調越南是聖人神農之後，是華非夷。韓國漢城（今首爾）皇宮內有先農壇，祭祀神農及后稷。濟州道晉濠祠廟庭有〈炎帝神農淵源記碑〉，宣稱韓國姜氏為神農一系，因神農之母生於姜水。參金宅圭：《韓國民俗文藝論》（首爾：一潮閣，1980年），頁96–113。

⁴² 藤井義博：〈本居宣長におけるいのちの視野—栄養療法の知的枠組についての研究8〉，《藤女子大学紀要》第48號第2部（2011年），頁90。

⁴³ 平田篤胤：《春秋命歷序考》，卷一，頁50。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電子版（862–2–124）。

⁴⁴ Wai-ming Ng, "The Shintoization of the *Yijing* in Hirata Atsutane's *Kokugaku*," *Sino-Japanese Studies* 19 (2012), p. 38.

社神農藥師堂，合祀藥師如來及神農。和歌山縣石尾神社自古拜伏羲、神農、黃帝，掛三帝畫像。江戶後期成書的《紀伊續風土記》介紹此神社曰：「上志賀村，伏羲神農黃帝社：本社三社，末社妙見社、在長床村之北，何時勸請為當村及久志村之氏神不詳。」⁴⁵

中世及近世流行本地垂跡說，部分佛教徒認為神農及素戔鳴尊是牛頭天王的化身。⁴⁶牛頭天王是日本神佛習合的產品，在中國沒有這個神。牛頭天王托稱是佛祖誕生地祇園精舍守護神，是藥師如來的化身。牛頭天王是疫病神，在平安時期開始受人拜祭以求防疫症及害蟲。神農氏及素戔鳴尊均為牛頭人身，跟牛頭天王相似。津島的牛頭天王信仰亦以牛頭天王配神農，認為牛頭天王先後渡中國及日本，分別成為神農及素戔鳴尊。泥中舍龜六的《駿江雜說辨》引荻生徂徠謂牛頭天王即中國上古的神農氏，在日本叫素戔鳴尊，曰：「牛頭天王乃神農，俗稱素戔鳴尊。尊牛頭之事不見神書，神農卻是牛頭人身。」⁴⁷

佛教徒認為神農、素戔鳴尊及牛頭天王都是菩薩的化身。藤原茂範(1236-?)在《唐鏡》(1296年)中表示，神農及牛頭天王均為藥師如來的化身：「此帝〔神農〕乃醫王如來之反身，分百草之味以治病，為眾生之利，并垂跡日本國，祇園牛頭天皇申奉之。」⁴⁸月舟壽桂在〈題紹巴所藏神農像〉中視神農為佛教藥王二王子(藥王菩薩與藥上菩薩)的化身：「舜為佛，佛為舜。……然則神農之於二王子尚如舜與佛也耶？今也紹巴，佛其心，醫其術，以故得神農像，晨昏奉之，為法王子。」⁴⁹美濃國牧野藥師寺在近世重建佛堂時使用募捐文中有「大醫王〔藥師如來〕即是神農氏，竺支互分身」。⁵⁰一些佛寺亦拜神農，例如京都臨濟宗大本山建仁寺(1202年開山)在1808年供奉山田平治所造的神農坐像。

結語

神農信仰在德川時代能夠達至高峰絕非歷史偶然，而是基於中世以來的發展及近世社會呈現的有利條件。神農與神佛融合、拜神農畫像、創作圖贊等特色在中世已經

⁴⁵ 仁井田好古等(編)：《紀伊續風土記》，第2輯(東京：帝国地方行政会出版部，1910年)，頁481-82。

⁴⁶ 相傳日本早在七世紀已有將牛頭天王配素戔鳴尊。參今泉篤男：《京都の歴史1》(京都：學藝書林，1968年)，頁101。

⁴⁷ 轉譯自《政界往來》第27卷(1961年)，頁123。

⁴⁸ 轉譯自村山吉廣：〈日本における神農信仰—分布に則して〉，《斯文》111號(2003年3月)，頁119-34。

⁴⁹ 轉引自馬繼興：《神農藥學文化研究》，頁122-23。紹巴指戰國連歌師里村紹巴(1525-1602)。

⁵⁰ 轉引自市木武雄：《梅花無尽蔵注釈》，第4卷(東京：統群書類従完成会，1994年)，頁33。

出現，至近世不斷加深。近世亦呈現新的元素如神農祭、神農廟及神農講等。此外，近世漢學大盛，各行業組織化及幕府的鼓勵都幫助其成長。中國醫書及儒典的大量輸入令人們對神農產生興趣及敬意。神農在近世深受日本人尊敬，成為醫師、藥業者及儒者崇拜的對象。⁵¹ 藥業、香具師及的屋等行業均組織起來，神農信仰成為團結業界的一種力量。藥商令大阪道修町成為全國最大的神農信仰中心，每年均舉辦大型神農祭。江戶是大阪以外另一神農信仰重鎮，其情況跟大阪不同，主力不是醫師、藥業者，而是幕府及儒者。幕府贊助湯島聖堂的神農廟及賜與醫官神農畫。儒者歌頌神農的貢獻。神農在近世日本滲透不同階層及行業，其普及程度勝過同樣是來自中國的關公、石敢當及鍾馗。

神農信仰在近世日本的普及不應只視作中國文化在域外的擴張，而更準確的本質應是中日文化互動。神農信仰在日本經歷過在地化的洗禮，跟中國的情況不大相同，其中最大特色是它跟日本固有信仰結合。神農信仰與日本的神道及佛教混同，神農被為認為是日本神祇或佛教菩薩的化身。將神農視作日本神祇的化身可以消解作為日本人崇拜外國神祇及人物所構成的身份認同危機，神農可在神社內被供奉及在神道儀式中出現。不過，在近世日本人心中，這個神農已成為日本的神農，而非中國的神農。

⁵¹ 有德川學者對神農提出比較負面的意見。安藤昌益(1703–1762)批評神農破壞直耕及建立帝王制，他在《統道真傳》(1752年)中說：「伏羲、神農以前之世，人民自始直耕而安食衣。有人以神農為農業之始，此乃不懂自然之妄偽也。」譯自安藤昌益研究会(編集、執筆)：《安藤昌益全集》，第8卷(東京：農山漁村文化協會，1984年)。富永仲基(1715–1746)則懷疑神農是戰國時期農學家許行虛構(「加上」)出來的人物。

德川日本神農信仰的形成與本質

(提要)

吳偉明

神農在中日兩國被奉為聖人及醫祖，備受尊敬。神農信仰在中世傳入日本，到近世（德川或江戶時代，1603–1868）達全盛期。德川醫師、藥商及儒者成為神農信仰的主力，將軍及地方藩主均加以贊助。神農信仰在德川日本發展出有別於中國的特色。神農信仰與日本的神道及佛教混同，神農被認為是日本神祇或佛教菩薩的化身。本文以原始文獻為基礎，探討神農信仰在近世日本的形成及其在中日文化交流的意義，說明日本人如何將中國文化再脈絡化以適應日本的風土。將神農視作日本神祇的化身可以消解作為日本人崇拜外國神祇及人物所構成的身份認同危機。在這個在地化的過程中，神農已成為日本神農，而不再是中國神農。

關鍵詞： 神農信仰 日本化 中日文化互動 德川日本

The Making of the Shennong Belief in Tokugawa Japan

(Abstract)

Ng Wai-ming

Shennong (Shinnō in Japanese) is revered as an ancient sage king and the founder of Chinese medicine in both China and Japan. Shennong belief was introduced to Japan in the medieval period and reached its peak in the Tokugawa period (1603–1868) when Shennong was extensively worshipped by physicians, pharmacists and Confucian scholars. Both the *bakufu* and the domains supported the Shennong belief.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hennong belief in Tokugawa Japan was that Shennong was enshrined in Shinto shrines and Buddhist temples as the manifestation of a Japanese deity and Indian bodhisattva respectively. Based primarily on Tokugawa sources, this study aims to trace the formation of Shennong belief in Tokugawa Japan and to discuss its distinctive features from cross-cultur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It demonstrates how Chinese culture was domesticated to fit in the Japanese setting and how Tokugawa Japanese turned Shennong into Shinnō.

Keywords: Shennong belief Japanization Sino-Japanese cultural interaction
Tokugawa Japan